



# 透过木头的眼，让时间停下来

【文/董群力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

《烈日》

烈日下，青蛙的焦灼和植物的嫩绿成为鲜明的对比。这不就是生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吗？有时焦头烂额，却总是充满希望。



## 在时间之外凝视它们

从做木制食器到如今的木雕艺术创作，毛冠帅的作品挺多，但从来不接受定制，想做什么，就做什么。也不太爱做重复的作品，因为对他来说，这太理性了：“我有一些作品，一些藏家都希望我可以复制制作，但很多时候，我对此并不感兴趣。原因可能是在创作第二件的时候，变得更加理性了，因为已经有一件先例可以参考，你根本无法完全摆脱这样的制作经验，所以，再做第二件同样的作品时，变得一下子理性起来了，又像是做数学题，让我觉得失去了挑战。”

可是，其中有一件作品相当特别，毛冠帅不仅复制了它，还重复地雕刻了几百次。他将这件作品取名为“消失的人”，用相对静态的木头，表现动态的瞬间，这显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过程中需要删减许多多余的内容，最终留下基础的表达。

毛冠帅把自己对于人与人关系的思考，融入到这件作品中，并浓缩成短短一瞬。这个彷徨在消失的一瞬间的人，就像是无数从生命中离开的人一样，无论哪一刻，人的情感都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事情：“用雕塑的形式把这些脆弱、易逝的光景和情感记录下来，不就是把时间停止在这一刻吗？我很享受作品完成后，我远远地观察着它们，仿佛作品所处的那个玻璃罩中的时间停止了，而我在之外凝视着它们。”

## 艺术梦想的重生

4岁开始画画，后来，又学中国画，学了这么多年，毛冠帅学画的时间远远超过雕刻的时间。如果小时候有人问他，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恐怕会得到毫不犹豫的回答：画家。可是，在他当时的理解中，他从未把画家归入到艺术家的范畴，甚至很多年之后，仍然觉得艺术这条路离自己实在太遥远。

2013年，大学三年级，毛冠帅开始思考毕业以后要做什么样的工作。首选是成立一个独立的工作室，从小学画画，可以考虑成立一间画室。因为大学里学的是环境与艺术专业，室内

设计之类的工作也可以胜任。选择倒是很多，却仍然觉得没有一个特别合适。直到偶然去了一家餐厅，餐厅里碰巧在举办器皿的展览，器物家具上细腻的木质纹路和雕刻痕迹，猛然撞进了毛冠帅的心里，这一刻成为了他被木头吸引的一瞬间：“我最早入门木雕，有一部分原因，是因为我痴迷于一些家具设计师。我最早知道的家具设计大师，是汉斯·瓦格纳，我到现在都很爱他的家具。有人说他的家具是家具中的艺术品，但还是家具。相比之下Pierre Jeanneret的家具，就像是艺术品中的家具，种种历史原因，P.Jeanerret的家具看起来是那么感性。那种画风，拿到绘画里来说，就是有画味。”

这次偶然的经历之后，毛冠帅开始尝试着自己做木制食器。首先做木勺，勺子的工艺相对简单，需要极大的耐心。没有想到，勺子做完之后不久，就有人愿意购买，他第一次发现，自己的作品可以获得别人的肯定，能够卖出去，那么，也许可以长期地继续下去：“当时想过做一个手工木器的品牌，取了一个名字，叫作‘怪兽木记’。‘怪兽’是我的绰号，这个名字很容易记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就开始正式地做自己的工作，进了很多木材，注册了商标，和以前的‘小打小闹’完全不同。”

工作室的主要作品是木制食器，松鼠勺、树叶盘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，也承担着维持生活支出的重任。闲暇时分，雕刻小的人像，灵感多半来自于自己的潜意识。有时，一觉醒来，梦境中的场景和人物，都会成为雕刻的灵感来源。

在这段时间，毛冠帅认识了策展人“老爷”。“老爷”是个收藏家，在上海有自己的一个小空间，在他的支持下，2016年5月，毛冠帅就有机会开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展览，展出了“怪兽木记”中的一些木器，另外还有人像、动物。这其中就有“消失的人”：“也许是认识了我的策展人的缘故，他是个收藏家，对艺术品与艺术市场的把握，对我影响很大。我自己也是从小就学画画，但以前，我一直觉得艺术这条路非常遥远。从那次展览以后，我觉得自己的兴趣从食器转到了艺术创作方面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问题了，可以用做食器的积累，来维持艺术梦想。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16年的11月份，我彻底停止了做食器，全身心投入到木雕艺术创作中来。”